

17

書法與《棋靈王》

書法與棋靈王

「琴、棋、書、畫」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四大絕藝。無論你是封侯拜相的達官貴人，或是布衣寒士的小老百姓，基本上，一個文人除了必須知書達禮之外，還要懂得一點「生活文化」。簡單的說，客人來了，吟詩、喝酒、品茗之外，就是下下圍棋。

下圍棋在古代又稱為「手談」、「言陣」，孫虔禮《書譜》中所提到的：「夫潛神對弈，猶標『坐隱』之名……」「坐隱」兩個字指的也是「下圍棋」。另外，圍棋和棋盤古來都各有美稱，棋盤稱為「方亭侯」，棋子稱「爛柯仙客」。

圍棋最早傳入日本大約是在新朝王莽時期，發展至今，日本已成了世界圍棋的重鎮，韓國與大陸近幾年來更是急起直追，目前呈現世界三強鼎立之勢；臺灣的棋藝本來較之於中日韓原已略遜一籌，加上目前社會功利掛帥，政府又重商輕文，不予重視，臺灣於目前參加世界級的棋賽也只能靠林海峰、王立誠等這些旅日棋士們撐撐場面而已。

古代的書家善弈者衆

古代的書家幾乎都會下棋，差的只是棋力高低不同而已。如：宋代黃山谷、陸游都能弈棋，從陸游詩句：「時拂楸枰約棋客」、「掃空百局無棋敵，倒盡千鐘是酒仙」等可以看出，陸游不但平日喜歡找人下棋，而且酒與棋的功力都是高人一等。白居易才思敏捷外，也是圍棋高手，有「棋罷嫌無敵，詩成愧在前」的豪句。黃山谷在給姪兒洪駒父的信中說：「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，以其一讀書，以其一為棋酒，則公私皆辦矣！」則把「棋、酒」視為「生活大事」，重視的程度與治家、讀書足以相提並論。

歐陽修愛棋的程度似乎還勝山谷一籌，他自號「六一居士」，除了「藏書萬卷」「金石遺文」「棋」「酒」「琴」五寶外，把他自己也列為一寶，合稱「鎮山六寶」。

明唐伯虎不但喜歡拿下棋消遣時日，還和人「賭博」。有詩為證：「萬仞芝山接太虛，一泓萍水繞吾廬；日長全賴棋消遣，計取輸贏賭買魚」。

其他如杜甫、韓退之、白居易、蘇東坡、徐文長、趙之謙等史籍裡都留有棋名，歷代皇帝也多能弈棋，宋太宗棋品頗高，能讓大臣們四子。梁武帝號稱「圍棋皇帝」，他不但大力提倡圍棋，並舉行全國「圍棋聯考」，金榜題名二百七十八人，皇帝還自封為「狀元」¹。最傳奇的莫過於宋太祖趙匡胤，曾與寫天下第一聯「開張天岸馬，奇逸人中龍」的陳搏老祖²（圖一）對弈，還賭輸了華山。據傳趙匡胤在亡命天涯時與陳搏弈棋於華山，陳搏問勝了則當如何，太祖答曰：「余如敗願以華山為質。」結果連輸三局，太祖遂戲書「華山抵押書」給他；及至宋太祖黃袍加身當上皇帝時，陳搏就跑來晉謁「討債」，太祖於是賜詔華山免予徵稅。

可惜的是，圍棋與今日的文人們可說是漸行漸遠，今日我所認識的書畫家友人當中能下圍棋者真可說是屈指可數，如孔依平、黃才



圖一 陳搏的〈開張天岸馬，奇逸人中龍〉對聯

- 1 參見拙著《書法家撞牆壁》中〈梁武帝弈棋殺人〉一文，蕙風堂出版。
- 2 陳搏老祖，（？-989）係宋朝真源人，字圖南，自號扶搖子。五代時隱於華山修道，宋太宗賜號「希夷先生」。

松、陳士侯、杜忠誥、蔡本烈、黃世團者，棋力雖尚未入段，但已屬難能可貴，且以書畫人口比例來說，這些人都都夠資格列入「稀有動物」的保護行列了。論棋力，新竹有一書家王晴頌棋力特強，據稱曾有在比賽中痛宰六段業餘棋士的紀錄；我前不久路過新竹時還特地上門討教了兩盤。

《棋靈王》打敗電玩

原本長期處於低迷中的臺灣棋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一個一千兩百歲，躲在棋盤裡的古代日本鬼魂「藤原佐為」³，加上一個臺灣年輕棋士張栩的崛起，竟然帶動了日本、臺灣、香港、大陸、印尼等華人地區學習圍棋的一股大熱潮，國外不談，光在臺灣短短的兩年之內，至少讓圍棋人口增加了將近八十萬的生力軍。

《棋靈王》(圖二)漫畫先是在日本暢銷了約一千餘萬冊之後，接著在日本東京電視台播出卡通影集，引起了更大的轟動；二〇〇二年暑假，熱火延燒到了臺灣，《棋靈王》在國內電視臺開始播出，圍棋熱潮自此開展……

二〇〇三年我國旅日棋士張栩⁴適時崛起，在「本因坊」棋賽中擊敗衛冕者加藤劍正，贏得日本第五十八屆「本因坊」頭銜，成為日本目前最年輕的九段職業棋士。比賽後旋風式的返臺做四天的拜會行程，所到之處成為小朋友追逐包圍的「偶像」，人氣絕不比籃球迷心目中的「籃球之神」喬登遜色。而且《棋靈王》的主角進藤



圖二：一個一千兩百歲，躲在棋盤裡的古代日本鬼魂「藤原佐為」《棋靈王》，掀起了臺、日圍棋人熱潮。

3 藤原佐為，日本古代平安城中教導城主下圍棋的高手，因含冤投水自盡，化為幽靈附身於《棋靈王》主角小學六年級的進藤光身上。詳情參閱漫畫家小畑健的作品《棋靈王》。

4 同註3。

光，據說就是以張栩為藍本所繪，更讓漫畫迷們對張栩添加了一分神秘的親切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棋靈王》不僅帶動了兒童學習圍棋的熱潮，也帶來許多家庭生活型式的變化；它讓許許多多學童自動離開了電玩網咖，走入了圍棋教室，這一點是許多家長和學校老師們費盡心機想做卻做不到的事，實在值得教育學者好好研究。學圍棋開始變成了「酷」的代表；甚至超過鋼琴舞蹈等藝能，會下圍棋的同學，到處受到尊重和歡迎。學校裡原本奄奄一息聊備一格的「圍棋社」，突然「鹹魚翻身」受到青睞，會員正急速增加中，擺脫了往昔小貓三兩隻的窘況。

許多父母親被逼著陪小孩上圍棋教室參加「親子圍棋」班，但屬於中青輩（大約四到六年級，也就是年齡約在 30 至 50 歲）的這一代的父母，由於平日疏於傳統的接觸，大多不會下圍棋，因此產生了一種有趣的現象。家中一向被認為是「LKK」的老祖父，在兒孫眼裡忽然間變成了「身懷絕技」的「圍棋高手」，會下圍棋的老人開始受到尊重和請教，祖孫在一起研究圍棋。閣樓或儲藏室蒙塵許久的棋桌，再度被擺在客廳中顯眼的地方，在圍棋的國度裡沒有「代溝」兩字。圍棋出人意外的打敗了電玩，並促進了隔代親子關係的天倫之樂。

趙之謙愛下圍棋

我個人喜歡下圍棋，也常拿棋道和書道做比較。

我欣賞圍棋的第一點是：它的入門並非是直接就教下棋，而是先從「尊重」開始學起。尊師重道、尊重對手，從坐姿、棋士相向

行禮，下棋過程不可以有雜音或語言動作干擾對手，不論輸贏，下完棋都須將棋具收拾整齊後方可離座。講求的是「勝不驕、敗不餒」的風度與修養。

第二，勝負分明。沒有作弊也沒有人情，打知名度也沒用。也沒聽說過有人賽後抗議「評審不公」之事，輸棋的人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，回家加緊努力再來。

清代的書法篆刻大家趙之謙（1829-1884）從小喜愛圍棋，認同圍棋的「公平」、「公正」。趙氏一輩子潦倒官場，生活困頓，三十一歲才中舉，三次至北京會試皆不第。後來靠捐官，當了幾任小縣令，卻屢遭排擠極不得志，曾自嘆「方知作官之術，不出『卑鄙無

恥』四字，斷非我輩所能。」又疏於人情事故，至死還遭人排斥，在一堆俗吏都能列名其中的《清史稿》中，獨缺之謙傳。

趙之謙認為不論於官場或書、畫藝事，是非毀譽紛擾，並無一定的標準，而棋盤上的成敗，反倒顯得光明磊落，高下分明，因此他喜歡下圍棋，而且對於棋力比他高超的弈手，也特別心懷敬重，相互往來。以當時湖北巡撫之幕僚錢芳圃為例，錢氏仰慕趙之謙的書印，特別透過關係表達：「行將適楚，能得一見搗叔幸矣。」平日高傲的之謙知道錢芳圃善弈且遠勝於己，立刻挑燈作十餘紙的長信表達心中誠摯的仰慕，並設宴加以款待。同治二年冬，曾在北京與高齡一百零一歲的棋僧秋航對弈，並贈詩⁵（圖三）。



圖三 趙之謙書法

第三，在日本職業棋士終其一生到退休為止，就是不停的「接受挑戰」和「挑戰別人」，也藉此精益求精，保持其最佳狀態。以日本最負盛名「本因坊」⁶為例，衛冕者產生後，每年必須接受挑戰，每次比賽採七戰四勝的方式進行，挑戰者則由日本所有的頂尖棋士採循環賽勝出。衛冕的次數愈多，代表棋士的棋力愈強，是最大的榮耀，趙治勳是目前本因坊「十連霸」紀錄的保持者。衛冕者如果被打敗失掉了寶座，就必須加入挑戰者循環賽，繼續為爭取參賽資格而努力。像林海峰大國手在一九六八、一九六九、一九七〇連續衛冕三屆後，敗給石田芳夫，每年都繼續參加挑戰者循環賽，直到一九八三也就是十三年後才奪回衛冕寶座，接著又蟬聯兩年。而且比賽時數度有連續輸三盤後，再連贏四盤打敗對手的「大逆轉」演出，這種敗不氣餒，奮鬥不懈的精神，使林海峰大國手在日本有個渾號叫做「二枚腰」。

書家們在連續獲得了幾個名次後，按理也應該像圍棋衛冕者一般，繼續接受挑戰，期待更多的磨練，並以打破連霸紀錄為志向，但是國內的獎賽制度卻是反其道而行，年紀輕輕的就迫不及待的用「終身免審查」把得獎者保護起來，高掛「免戰牌」，坐享戰果，對年輕書者而言其實並非好事，很容易造成書家自滿，不求進步。

何況時代在變，觀念、技藝進步的速度很快，早些年參加書法獎賽，只要臨臨碑帖、抄抄評審老師的作品即可獲得大獎，但是到了今天，得獎者如果沒有持續追求進步，「一路走來始終如一」，卻

5 參考資料：王家誠著《趙之謙傳》一六〇頁，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。

6 「本因坊」是日本三大賽之一，獎金高達三千兩百萬日圓，臺灣棋士衛冕過「本因坊」者有林海峰（1968、1969、1970、1983、1984）、王銘琬（2000）、張栩（2003、2004至今）。

還頂著「終身免審查」、「××展第一名」之類的頭銜到處招搖的話，大概只會被當作笑話談論罷。

演藝圈裡流傳著這麼一句話：「一天不練手腳慢，兩天不練丟一半，三天不練瞪眼看，五天不練看你怎麼辦，一年都不練只有去要飯。」書法大概也可以作如此觀。

個人的持續努力與否，加上時代的變遷，書風的轉變，後起之秀的努力等都是「衛冕者」能否保持領先的變數，今天一百公尺能跑出十秒半的短跑選手，只要一個月不練習，成績大概就會掉到十二秒以外。暫時的超越不代表就可以永遠的領先，稍一怠惰，隨時就有人從你身旁呼嘯而過，瞬息間都可能成為落伍者，又何來「終身」保障乎？

第四，它不但能打敗電玩，更促進了「三代親子圍棋」的天倫之樂，這是書法界長久以來想做而做不到的事，圍棋可說是達到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務。書法界在「三代親子書法」方面其實也曾努力辦過多次比賽，可惜並未引起太大的迴響。有一年〈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〉辦書法比賽，書家林隆達君特地組隊參加「三代親子書法」組比賽以共襄盛舉，本人感動之餘，當時還特地為他們拍了一張照片存證（圖四）。

要一部電腦，也要一個詩人

柯林頓還在當美國總統的時候，針對美國中小學素質日趨低落，提出的辦法是：「每間教室裝一臺電腦。」

號稱「世紀大師」的《大趨勢Megatrends》作者約翰奈斯比（John Naisbitt）則認為：「學校每間教室不只要配置一部電腦，也

要有一位詩人。」他還引用達爾文的一段自白：「如果能夠重新選擇，我一定會規定自己每天或每週讀一首詩或聽聽音樂，因為喪失這些品味，人生也失去樂趣。」

約翰奈斯比注重人文素養的看法基本上是對的，但每間教室放一個詩人未免太過高遠，依本人淺見，不如每個學校增設書法、圍棋教室各一間，加上原有的音樂教室、美術教室讓「琴、棋、書、畫」再重新回歸到日常生活之中，世紀大師希望的「品味」和「生活樂趣」自然隨之而來。



圖四 林隆遠祖孫三代參加「三代組」書法比賽現場。